

特约撰稿 汪海月

京杭大运河上有一座山,名为含山;山有塔,名为笔塔。塔如笔,直插云端,伴随日月星辰,描绘蓝天白云,仿佛是清代诗人沈周治画的一景。

含山塔影对含山,含山洗翠写屏斜。依家道对含山塔,春岭银毫笔势斜。这首《含山塔影》诗句如画:晨曦暮霞中,女人遥对含山塔影,用机杼巧手,制作出奇各样的湖笔;男人将湖笔裁入小船,从小桥流水驶向五湖四海。

削文竹以为管,加漆丝之缠束

浙江省湖州市善琚镇的善溪河岸边有许多茶铺,买卖湖笔的客商都聚集此地,当地人称“吃讲茶”,就是一边喝茶,一边谈价格。这种传统的管方式,到了明清末期,才出现了一种“走笔包”的化。“走笔包”这种形式,即是善湖笔的一种方式,更是善画与艺术家之间沟通湖笔制作与书画艺术交流的桥梁。当时有许多笔庄采用“走笔包”的形式,派专人到国内书画大师定制湖笔,做到“一人一支笔,一支一精品”。

“走笔包”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宋元之际的书法家赵孟頫,是他率先提出“精工细作,法家人定制”的理念。到了清代,“走笔包”成了善湖笔庄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,一些笔庄专门负责当代书画家们的用笔,如郭味举、吴昌硕、沈尹默、赵之谦等。在当时,制作湖笔的师傅与书画家的地位是平等的,一支好的湖笔,可以是书画家的创作得力应手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是湖笔成就了书画艺术,书画家也改良了中国湖笔。制作湖笔的师傅也被称为师爷,称先生,师傅也称为“拜先生”,“走笔包”的管,代表善湖笔商外出销售时形成的“一种文化”。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对湖技术发达,商家以之为宝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穿越千年,惊艳时光

一方薄薄的纸,却以它的“千年”之称,承载着中国漫长历史中数不清的书籍、书画、工艺品……以上这些珍宝在今天依旧熠熠生辉,永续相传。

它便是宣纸。

“薄如蝉翼千年寿,漫掩高天万寿云。”如今,越过神话长河,古老的宣纸依旧安静地书写着它,它精妙制作工艺和独特的书写特性,早已成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一张名片,而不断在其上印着精神、文化信息,也在超越其上守护着精华。

一张宣纸

有载,参与文相的宣纸编号就有六号、水浆号、义合号等12张。

“从留存至今史料分析,在宣纸文化能得到开发后,更加刺激了产业的发展,为寻求更大的市场,可能在清代初中期,泾县就开始出现以家族、同业为纽带,逐步在外地销售纸业的“宣纸商帮”,黄少松说,“如果没有历代泾县商人对宣纸的专注,宣纸的畅销可能没有这么大量”。

于是,在商帮的马上,在漕运的船上,只在一间间简陋的船台上,宣纸就这样走遍了大江南北,而从来自五湖四海的“用户反馈”中,聪明的商帮们又将宣纸的品质一再提高、升级,逐渐形成了宣纸文化,一些品质优良的宣纸本身也成为为世所罕见的文化珍宝,其制作工艺如同竹简,与融合其中的绘画、雕刻等,同样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。

据明代吴昊祖所著《历代诗话》记载,“宣纸至唐而盛,玉屑肌,彩色古光,文雅精神,有黄笺、有绿笺,……有白笺,有金笺,有洒金五色笺,有金花五色笺,有五色大笺,有五色小笺,……”这说明,当时的宣纸品种已经非常丰富,既有高档的书画用纸,也有普通的糊纸,还有佛教用的“夹宣”和“加工纸”。

2006年,宣纸制作工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2009年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宣纸列入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”。宣纸生产开发能力也继续增强,品种增至200多个,先后还研发了“千禧宣”“三文纸”等产品,规格宣纸和一批特种纸也迅速开发,泾县早在2002年就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。

“天”“人”合一:解开“千年不腐”的秘密

宣纸的起源是一个美丽的传说。相传东汉造纸“鼻祖”蔡伦去世后,其弟子孔丹见蚌的贝壳天长日久逐渐变色,且孔丹见蚌,十分惊奇,于是发明一种能抗老防腐、不生霉、洁白如玉的上等佳纸,重新为造纸业注入以新朝气。

在经过无数次的努力未获成功后,孔丹来到了皖南泾县山区,偶见一株倒伏在山溪流水中的青檀树枝,经年流水冲刷、浸泡,树皮已发白。他灵机一动,决定用此原料来造纸。自此,他定居于此,通过造出洁白如玉的“宣纸”。

特约撰稿 汪海月

济的笔锋正是它与世界上其他软笔最根本的区别。书画界人士大都尊崇湖笔,有人甚至认为湖笔代表着中国书画艺术的一个核心概念。在他们看来,因为湖笔,中国书画才具备了“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”的神韵。

一支湖笔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特约撰稿 汪海月

承的艰难了,比方说制作湖笔的原材木,羊毛要到南通进货,黄鼠狼毛要去东北,兔毛在安徽,笔杆在福建和湖南,而且好的原材料越来越少了,所以我担心,我的孩子能不能继续做湖笔就很艰难了。但不管将来怎么样,湖笔制作这门传统工艺是一定要继续传承下去的。”

“你现在不好好读书,长大了送你到善溪当笔工。”与善溪师徒间流传的戏谑语之中,透露出制作湖笔的艰辛。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湖笔制作技艺传承人王晓华17岁进入湖笔厂当学徒,其中“水盆”的工序就干了一辈子。一支湖笔需要128道工序才能完成,其中“水盆”的工序就占了三十多道。湖笔的品种不同,“水盆”的工序也不同。王晓华介绍,做水盆最麻烦两个字,一个是怕水,一个是怕坐,做“水盆”用的是冷开水,冬天的水盆常常结了冰,开工前要用热水融化,一天8小时泡在冷水中,冬天双手冻得发疮,黄梅天常常手捂脚麻,坐在盆里痛得十指弯曲;再一个就是天天泡水,常常坐得腰酸背痛。一天一天,一年,一泡就是一辈子,一坐就是一辈子,王晓华的妈妈13岁那年进入湖笔厂当学徒,做做的也是“水盆”,对王晓华来说,“水盆”这道工序是她父辈的传承,她说:“制作湖笔的乐趣,就是日久弥香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特约撰稿 汪海月

中国的文人一直称自己为“墨客”,将其作品称为“墨迹”(他人尊称为“墨宝”),一句“写得佳墨者,犹如名将之有良马”道出了墨的尊贵。

古人云,天下墨业,尽在徽州。清代画家石涛在评画时曾说:“墨团墨墨团团,黑墨团天地造化”,墨是黑的,却可分五色,水墨配比的微妙变化晕染出中国书画的万干世界,挥洒出中国文化长河中的点点印记,而这焦浓重淡清的五色,正是由于徽墨才得以显现。

一丸佳制有余馨,徽墨从来举世尊

在周遭人嘲里啪啦打字的时代,53岁的盛文远走进收藏圈。对这位芜湖市书法家协会主席而言,时至今日,徽墨仍不可取代。

徽墨,因产于古徽州府而得名,古徽州府辖辖着一府六县,即如今的安徽歙县、黟县、绩溪、祁门、休宁和江西婺源。生长于黄山下的盛文远户里的绝大多数人,小时候家家桌上都藏着徽墨,这锭墨点燃了他对写字涂鸦的兴趣。他陆续收藏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墨就有600多锭。

“用墨多写字作画,墨色变化丰富,匀净透亮,墨中见笔,能看出笔触和行笔的痕迹,不像墨汁那样一滴滴落下,墨的层次就没有了,糊作一团。”盛文远说。

墨在古时时期,那时以天然石墨为主,人造墨的出现则追溯到西周,据《说文解字》记载:“凡墨,从土,从艸,从土,从艸,从土,从艸。”汉代始有“桐烟墨”,以古法烧制的松烟墨,墨色浓淡自如,曾被誉为诗书“墨出青烟,笔出皎雪”。

盛文远介绍,徽州墨史上,产墨地多集中在松阳资源丰富的地方,黟县中心南移徽州府位于北方富庶,江南南丰富的松阳资源,南北制墨技艺传承,今安徽歙县)用黄泥古法烧制的松烟墨,配以金粉、麝香、玉屑、龙脑等名贵辅料,和以生漆10%左右,制成“丰肌理腻,李煜封其为墨官晋,并赐国姓李,李煜从此名声大噪,有“黄金易得,李墨难求”之说“李氏父子可称得上徽墨界巨擘。”盛文远说。

宋代制墨业繁荣,以桐烟墨开,开创“油烟墨”,此时徽州制墨名家辈出,松烟墨与油烟墨并存,成为制墨中心,据《民国歙县志》记载,“宋代时,徽州每年以龙凤墨十斤充贡。”北宋宣和三年,宋徽宗改歙州为徽州,“徽墨”之名正式诞生,延续至今。

除却墨匠,这一时期的人文乃至皇帝也加入了制墨徽墨之列。苏轼爱墨,陆友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湖笔,这艘航行在大运河畔的明珠,仅处于浙江北部湖州的中心,善溪古镇素有“湖笔之都”的美誉,据《湖州府志》记载,“善溪在郡之东南七十里,一名善溪,以善溪得名,加漆丝之缠束,成为毛笔的管,湖笔的取材及其缠束方法都做了极其仔细的研究。”

特约撰稿 汪海月

可道至明清。“这些墨块都是宝贝,得好好保护”,做子驹说。

成型的墨还要经过漫长的